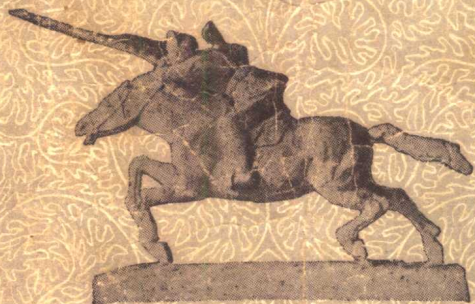


獵人的姑娘

白 樺 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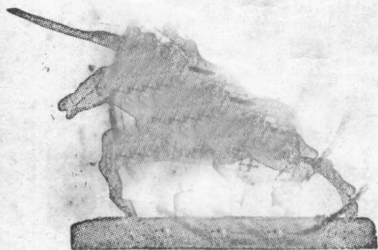


中國青年出版社

獵人的姑娘

白 樺 著

解放軍文藝叢書編輯部編



中國青年出版社

一九五六年·北京

內 容 提 要

‘邊疆並不平靜，
但邊疆是鞏固的，
因為邊防軍在這裏！’

這是一個邊防軍士兵自豪的詩句，也恰是這本書的內容。這裏的幾個故事，敘說着隱蔽的敵人怎樣千方百計企圖混進我國西南邊境；而那些具有高度愛國主義熱情的邊防軍戰士和人民，又怎樣識破了敵人的面貌。像一連串的泡影那樣，敵人在邊境的許多陰謀，都在勇敢機智的邊防軍戰士和各族人民面前破滅——再破滅！

前記

这里的一組短故事是我今年寫出來的，這幾個故事講到边防軍戰士，也講到彝人和藏人的姑娘，也講到藏人的獵手。但它們的主題是一樣的，我希望通過這些故事和人來說明一個很簡單的道理：已經得到解放並迎向幸福生活的中國邊境人民，絕不允許有人公開或暗地裏來破壞我們的國家！尽管敵人變成各式各樣的形狀，尽管敵人尋找每一個偶然的機會，边防軍和各族人民都不會放過他們！

我們的祖國是那樣遼闊和美麗！我也和許多讀者一樣，希望經常讀到反映各个方面生活和鬥爭的各種風格的作品。正如雪花本身是沒有顏色的透明晶体，由於雪花和雪花碰在一起的時候，那許多凌亂切合着的冰面反射着光亮，變為可愛的潔白的雪。我的作品只希望它能是一顆透明的雪花，反射另外一個微小的面的光，投入廣大而豐富的像潔白的雪原一樣的新中國文學領域里。

白 樺 一九五四年，除夕之夜，北京。

目次

無鈴的馬幫·····	一
賽馬會前夜·····	七
獵人的姑娘·····	七

無鈴的馬幫

當你走在滇南峻嶺上狹窄的驛道上，你會看見所有的驛運馬隊——當地叫馬幫——的「頭馬」的頸子上都掛着成串的銅鈴，由於大小和質料的不同，所以，銅鈴的音色也不同。馬幫還隔着霧離你很遠的時候，馬鈴的響聲就像是在告訴你：「我們來了，我們來了，我們的馬可不少，迎面來的馬幫應該及早讓路。」馬幫真是一個喧嚷的行列，在黎明，它喚醒寂寞的山道；在傍晚，它驚飛林中的宿鳥……

——摘自一個旅人的筆記

一 奇怪的馬幫

乳白的霧乘着夕陽西下而瀰漫起來，它首先游行在森林裏，使那幽靜的森林變成一個迷陣，也許是樹葉和籐蘿受不了濃霧的侵襲，傷心地在那些垂頭喪氣的樹枝上流下淚珠。森林

裏到處響着有節奏的滴水聲，吓得一隻頂着一隻小角的小鹿不知所措，總以為四周都有獵人的腳步在逼近牠，牠惶恐地仰着頭到處亂撞。老鹿把角掛在小樹上睡覺的時候，牠也爲一點奇怪的響聲驚醒。這時候，老鹿突然抬起頭來，豎起耳朵，牠從那無數「嗒嗒」的滴水聲裏聽出了遠處幾聲奇怪的響聲，那是人的腳步聲，牠的頭一擺就跑了，小鹿在一楞之後，也跟着老鹿的影子奔去了。

瑤族盤大媽正在森林裏找自己那匹騾子[㊟]，她已經找了半個時辰了，從寨邊一直摸到森林的深處，她用一種瑤族人尖細的聲調喚着自己的騾子：

「哦——哦！哦——哦！」她一聲高一聲低地叫着，她還不耐煩地說：「每回放出來就喚不回來！真野呀！哦——哦！……」

盤大媽是××寨瑤彝聯防委員會的情報委員，這寨子是瑤彝同居的一個大寨子。她是一個細心的人，從不放過一點可疑的痕跡，她能從野獸的蹄跡認出野獸的形象、大小和走過了多久；同樣，她曾經從一個稀罕的鳥聲裏找到一個特務，她也曾跟蹤一個豹子的蹄跡找到了一個匪窩[㊟]。她的細緻多次受到邊防軍司令部的表揚，她這種警惕已經成爲邊疆人民生活中

㊟「公」騾子。

㊟匪徒用豹子的蹄子爬行。

共有的習慣。

「哦——哦——哦——」盤大媽站在一棵高大的冬樅樹下，用手整理着自己尖得像塔頂似的鮮紅頭巾，她胸前一排銀牌和那紅色黃色的絨球都沾着微小的水珠，綉滿紅綠松杉樹葉圖案的褲腳管也被溼漉漉的露水浸溼了。她扯着尖細的嗓子叫着：「哦——哦——」

騷騾子從左面衝撞着跑過來，一直跑到盤大媽的面前停住了，盤大媽抓住繮繩假聲假氣地發着脾氣：

「小騷騾！總得我來找你，走！」

盤大媽拉着騾子往回走，嘴裏咕嚕着：

「霧這麼大，你叫我滿林子跑……」

騷騾子不但不感到自愧，反而突然掙着繮繩向山下大聲號叫起來。盤大媽知道自己牲口的特性，牠一見了草馬[⊙]或聽見草馬的聲響就要叫呀跳的，盤大媽馬上用力勒緊繮繩，把牠拴在一棵橡樹上。盤大媽心裏想：我們寨今天就沒有放出來草馬呀！可哪兒來的草馬呢？沒有草馬，騾子又怎個會叫呢？她輕輕地踏着敗葉慢慢溜下去，她漸漸看見霧中有一羣由南向

北走的馬的影子，她再往下溜了幾尺，霧薄了，她躲在一棵樹背後隔着樹葉往下瞄，一不小心絆動了腳下一棵小樹，小樹輕輕地騷動起來，沙沙發響。

這時，盤大媽看見不遠的小道上，有一個頭戴灰綫帽，頭髮蓋住了左眼，身上裹着一牀棕色帶藍條毯子的人，似乎還留着兩撇小鬍子，他偏坐在爲首的一匹淺黃色的草馬上，可能由於聽見騾子叫聲和小樹的響聲，他勒住了頭馬，驚慌地回顧，其餘的馬也都停下來楞住了。那人見再沒有動靜了，也輕輕地「叱」了一聲，頭馬靜悄悄地邁開了步子，其餘的馬才緊跟着走開。盤大媽在心裏數着數，一共十六匹馬，除了頭馬駄的是人以外，第十二匹也駄了一個披黑毯子，戴貝雷帽^①的人，由於他把頭幾乎縮進毯子裏，所以盤大媽看不見他的面孔。其餘的馬有十四匹駄的是筒鹽，有四匹駄的是草窠^②，最後一匹的貨架上還駄了一個小姑娘，從服裝上看她是尼穌人^③的女兒。林中的風吹來一陣濃霧，漸漸把盤大媽和馬幫隔離遠了。盤大媽盤算着：這真是一個奇怪的馬幫！頭馬沒有掛鈴；還駄着十駄奇怪的貨物——鹽不是往內地運的貨；他們走了一條奇怪的道路——這森林裏的小道走馬幫是很困難的，籐蘿

① 法國扁圓的便帽，很像扁平的南瓜。

② 一種香料和藥材叫草窠，是滇南特產。

③ 滇南彝族的自號。

像網一樣，路窄的只能走岩羊和有經驗的獵人；更奇怪的是他們還選擇了這個時候，前無村寨，後無馬店，林中又沒有寬敞的地方開亮^①，夜就要來了。

盤大媽回身拉着自己的騾子，穿過濃霧和樹林跑到寨上。夜來了，黑的伸手不見掌，接着狂風驟然來了，春雷在空中轟鳴，它跟着閃電的光向森林劈響，樹林咆哮起來，好像整個森林驚醒了。

盤大媽冒着雷雨撲進聯防隊長朱林生的屋裏，朱林生是全寨最精幹的壯小伙子，大家除了因為他對人民政府、解放軍忠實以外，還因為他勇敢，所以他被選為隊長。

他見盤大媽滿臉是水，馬上從火塘邊跳跳起來問：

「有事情？」

「有事情。」盤大媽向他一招手，朱林生走過來，盤大媽在他耳朵邊，悄悄把她在林中見到的情形詳細告訴了他。

「給！」林生家媽遞過來他的火藥槍和一個點着了的火把。「等等，我給你拿蓑衣！」

「不拿了，阿媽。」朱林生接過來火藥槍和火把就和盤大媽轉身出門了，「拍」一聲，隨

① 開亮——馬幫的術語：露宿。

手帶上了門。

「這孩子，阿媽慢了一步就淋着走了！」林生家媽回身看着已經做熟了的菜飯說，「我也不想吃了，等着他吧……」

盤大媽和朱林生順着小路，舉着油松火把向着離寨東十五里的一個苗家寨——紅坡頭奔去，因為他們知道紅坡頭昨晚剛剛來了一個邊防軍的巡邏隊，他們要把這個情報報告給巡邏隊。

二 三個趕馬人

那個奇怪馬幫正在雷電閃射的林中間艱難地走着，趕馬的三個人跳下馬，拉着馬匹，低聲吆喝着牠們往前走。

「魏大叔！」小姑娘在最後一匹馬旁邊用哭腔叫着，「還走！想把馬拖死，也想把人拖死呀！」

「別叫！」第十二匹馬旁邊那個戴貝雷帽的人不耐煩地小聲說，「就要到了！小梨英！」
「她是不想要銀子○了！」拉着頭馬的跛子蕭五狠狠地咕嚕着，「不然就會給你三倍的價錢！呢？」

「這還能走呀？」小姑娘又嚷起來，「要是走大路，今晚剛好住在紅坡頭，又不是急幫，非要走這條路，趕！路也繞遠了，馬也拖死了！」

「你叫！」魏福停下來，壓低嗓門對她說，「馬！馬！我們的十二匹不算馬，就你的馬值錢！你不懂得馬幫的規矩！一個丫頭片子吱吱吵吵，不怕霉氣？紅頭坡，你去住好啦！我們要趕路，懂不懂？你又要講話，我……」在閃電的光下，小梨英看見了魏福發青的臉，惡狠狠的斜眼和扁平的鼻子，他那右眼角的一條刀痕扯到耳朵跟上。小梨英不由得打了一個寒噤。

魏福就是這個奇怪馬幫的主人，他的歷史很簡單也很複雜，簡單的是誰都知道這個四十歲的人趕了二十年馬，複雜的是別人不知道他怎樣趕馬趕發的，他曾經從兩匹馬趕到九十九匹，那是×國人在滇西修滇緬公路的時候，他給×國人馱材料；他又從九十九匹趕到了三匹，那是因為他有一次馱鴉片被國民黨軍隊連馬匹一起「沒收」了；但他又從三匹趕到了五十四匹，那是因為他謀殺了同路的一個馬鍋頭，吞了他的馬，他右眼角上的刀痕就是那個屈死者臨死前在魏福臉上留的暗記；他漸漸的大胆了，解放前，他為×國商人往外馱過「普通商

① 邊境仍然有人暗地裏使用銀元，這裏的銀子就是指銀元。每元約值人民幣五千元。

品^①；他也幫過×國「僑民」往內駛過「甘蔗」^②；他還跟過×國人的「植物研究組」^③走遍哀牢山和高黎貢山；總之，他常常在一些地方向外國的領事攬生意，漸漸跟外國人勾搭起來，表面上看起來這好像是他的生財之道，實際上他和那些外國領事已成為一體了。解放以後，他賣了三十八匹馬，自己留了十二匹精幹的牲口，仍然趕馬，他好像變得很守法令，他從來沒有忘記到人民政府領通行證，也沒有忘記到稅局過稅。這一回表面上也查不出他的違法，至於走大路走小路這是趕馬人的樂趣和自由；他的鹽是從內地運到邊境的，但因為國營貿易公司最近也運來大批食鹽，他的鹽賣不出去，只好貼了稅往回運……但實際上，他藉打獵為名，在邊境一個跨界森林^④裏又會見了他的老主顧——解放前的一個外國領事，這位「領事」連同一袋偽造大頭^⑤一起還交給魏福兩條野豬，託他把野豬肚子裏的「少量貨物」帶給中國境內一個天主教堂的神甫，這位「領事」對魏福說：「老朋友！這是我離開中國以

① 當時稱作「普通商品」的東西，由馬幫往外運的，大部分是中國的珍貴文物。

② 甘蔗捆裏是槍支，當時國民黨的海關明知而不敢問。

③ 藉科學團體的名義的特務組織。

④ 森林座落在兩個國家的界線上。

⑤ 偽造的有袁世凱頭像的銀元。

後和你第一次聯系，這少量貨物是我國政府給在赤色中國內對我們存在着希望的人的支援。我費了很大的勁，很不容易才帶到這裏，現在更困難了……這些，你一定要帶到，要瞞過中國共軍的巡邏隊，上帝保佑你！一路平安！你要是遭遇到困難的時候，神甫會用電報告訴我！再見！」就這樣，魏福同他的伙計蕭五商量的結果，第一天就要走××森林，繞過紅坡頭的巡邏隊，黑夜從××寨背後走過去。

蕭五這個人年紀也並不太大，只有三十掛零，可他偏偏留了個小鬍子假裝老練，他雖然沒有魏福的歷史複雜，可他很小的時候就和一羣國際土匪混在一起。五年前他因為和同伴爭奪一個傣族女人，被同伴推下懸崖，雖然沒死，却摔斷了左腿，恰好遇見了趕馬人魏福，收留了他，醫好了他的左腿，他的左腿從此短了一寸多，但他的右腿很靈活，一蹬道邊的石頭就能蹬身上馬，所以他仍不失為一個馬老板的幫手。

雷雨在這一陣小了，漸漸停了，在蕭五的面前出現了一個較寬闊的河谷，他們認為這裏離危險地帶稍爲遠了些，蕭五和魏福決定就在這裏停下來「開亮」。

魏福向小梨英叫道：

「小梨英，你可餓了，嗯？」

「早就餓得發慌了。」小梨英一停下就往地下坐。

「那還不去把鍋解下來，做飯！快！」

「我不做！」小梨英擺着頭乾脆地說，「我的馬僱給你們，人也沒僱給你！」

「喲！」蕭五裝着驚訝的聲調說，「我們把你帶來是叫你來作客的嗎？好！你坐吧！等會兒有你受的！」

「小梨英！」魏福走到小梨英面前蹲下，假聲假氣地說，「好姑娘，你爹今天早上不是躺在牀上噶咐過嗎，他把你交給我們了，他不是還教你叫我魏大叔嗎？我們走一條路就是一家人，頭一天……」

「誰跟你們一家呀！」小梨英翻了他一眼。

「好，好，不一家，不跟你爭，可你得做飯，我跟蕭五還要抬馱子，餵馬。」魏福拉起小梨英。「去，去，小鍋和鹽、豬肉都在小紅馬身上……」

小梨英只得噉着嘴去解小紅馬身上的小鍋和鹽、豬肉去了。

魏福悄聲對蕭五說：

「小孩子家，別光跟她來硬的，我這樣不就辦妥了嗎！」

蕭五和魏福一股氣抬下十六個馱架，然後，再把每個馬的料袋掛在馬嘴上，那些馬開始貪婪地嚼着袋裏的包穀米。

魏福伸伸懶腰，用四個馱架拼在一起，把毯子往裏一鋪，爬進去躺下了——雲南的趕馬人都是這樣睡。他把頭伸出來對蕭五說：

「蕭五！你幫着她搞搞飯，我先閉閉眼睛……」說着他打着呵欠。『啊！啊！——』

「你睡吧！飯好了我叫你。」蕭五聳聳肩膀上的毯子，向小梨英身邊走去。

小梨英好不容易才燃着了篝火，她把小鍋吊在一條由樹上垂下來的藤子上，小鍋裏的水開始輕輕地發着響聲，她慢慢地加着小樹枝，溼樹枝也吱吱地叫着。

「喂！」蕭五對着她坐在溼草上說，「有什麼讓我幫忙嗎？」

小梨英默默地往火裏添着樹枝，連眼皮也不抬一抬。

「別生氣了，反正你跟我們來也來了，可這一趟錢掙的多呀！」

小梨英仍然不做聲。

「喂！你怎麼不理我呀？」蕭五用一根細樹枝撥動她雞冠上的小銀鈴。「你對我笑一笑，我給你一塊半開！」

小梨英抬起頭來，狠狠地盯了他一眼，她在這一天時間內，已經對他們產生了一種不可

◎ 像雞頭一樣的帽子，彝族姑娘專用的。

◎ 雲南特有的銀幣，每兩枚約值人民幣五千元。

調和的厭惡和忿恨，她覺得這兩個人和解放前所見的漢人一樣，「靈魂儼得像糞坑」，她後悔聽了阿爹的話，把馬僱給他們，要是再等一天跟貿易公司駄貨，走的是正路，住的是馬店，工作同志還在路上教自己唱歌，教自己識字。她猛力把柴一拉說：

「我不做飯了！」火驟然滅了。

「好，好，」蕭五只得站起來離開她，「我不惹你，你自己燒吧！」

小梨英這才重新把柴火整理好，火又旺起來。

三個人吃完了飯以後，小梨英又忙着收拾碗筷，魏福躺下就打起呼嚕來了。

小梨英把吊鍋裏添滿水，獨自坐在火邊上，披着自己的淺灰色的毯子，她打算就這樣坐一夜。

「小梨英！」蕭五又出現在她背後，「你不睡？」

「我不睡。」小梨英沒有看他。

「一夜不睡，明兒要從馬上摔下來的。」蕭五用手扳着她的肩膀。

「啊——！」小梨英大聲尖叫起來，「鬼——呀——！」

「怎麼了？」魏福從馬駄架下伸出頭，他叫着，「蕭五！蕭五！來！你又惹了她了！」

「誰惹她了哪？」蕭五走到魏福旁邊，「她動不動就鬼叫！」